

#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哲学的革命意义

郑文彬

【内容提要】如今，西方哲学已从当初的“我思故我在”，发展到“我在故我思”。虽一字之差，却天渊之别。当年被奉为第一普遍原则的笛卡尔的这一哲学命题，已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无疑是西方哲学的巨大进步。我们说它是进步，是在最终决定论的意义上，在源与流的意义上，在谁是第一性的意义上，必须承认“我在故我思”。然而，问题仍要历史地去看。笛卡尔的命题开主体为万物立法之近代先河，开科学思维（主客体截然分离）之近代先河，为近代科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近代科学思想，将一切视为主体思维研究之对象，给予量化和确定性定义的思想（对象性思维方式），大大促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至今日，我们仍不能断然否定科学思想所依赖的这一基础性原理——“我思故我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仅从历史的角度肯定和赞颂笛卡尔的这一命题。

【关键词】我思 我在 怀疑

在我国哲学界，一般的观点都认为，笛卡尔的哲学因为是二元论，所以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哲学学说。大多数人只看到了这一哲学强调的心灵、精神、上帝的现代意义上的保守的一面，而忽略了它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进步的一面。本文的

意图即在于从考察笛卡尔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笛卡尔哲学的出发点、方法及对当时及后世科学、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来论证它的进步意义，甚至革命意义。

同宇宙间一切事物一样，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运动、向前发展的。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包括人类思想的发展史，同自然界、生物界的发展史一样，是延续和断裂、渐变和突变的统一。而更能标志历史发展的是突变和断裂，是批判和否定，是革命。假使我们把历史上的突变和断裂称为革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笛卡尔的哲学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真正的革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性的因素，它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简单说来，笛卡尔的哲学正是近代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理论表述，是资产阶级对自身使命的自我意识。

西欧社会 17 世纪时，已经发生了很多有重大意义的变革。新世界的轮廓从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以来，正在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物质生产的发展、技术的应用，各门科学知识的确立在慢慢地、然而同时却是坚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观念。“日心说”越来越得到承认；宗教改革带来了宽容精神；世界的概念已从极小的欧洲伸向东方的印度、中国，越过太平洋直至辽阔的美洲；伽利略的机械力学已被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取而代之；数学、几何学已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工具，可以严密地对经验世界进行思考，可以准确地表达自然界的数量关系，表达物理学了；一种新的世俗文化日益活跃，展示着人类生活的美好前景。然而旧世界仍然不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教会仍然非常强大，它顽固地扼杀新世界文化的一切苗头，它烧死了布鲁诺，判罪伽利略，妄图扑灭人类理性的任何一点火花。

但是历史并不能倒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代替对封建生产

方式。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打碎封建制度的枷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封建教会对人的精神桎梏。旧的哲学必须抛弃，人类必须为新世界、新科学提供新的基础，提供新的形而上学的证明。笛卡尔肩负着历史重任向我们走来，他勇敢地向教会要求思考的权利，向信仰要求理性的独立。“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为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他以坚定的自信开辟了人类精神的新时代，开拓了近代哲学的先河。

—

笛卡尔是资产阶级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之所以把他的哲学称之为近代哲学，就在于他以近代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近代精神——理性的批评精神。数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它不允许任何含混，本身是自明的，任何意见都不能动摇它；数学的创造性在于它只考虑对象的数学抽象特征，而不管它是否存在；数学之所以富有成果，正在于它的普遍适用性。它能够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而适用于对存在事物的认识。笛卡尔精通数学，是解析几何的创立人，非常推崇数学，几何学公理的清晰明白性和确定性。他把数学作为普遍方法运用于他的哲学，以几何学的框架构造了他的整个体系。他将清楚明白性作为真理的判定标准，宣称只有清楚明白的知道的，才是真的。笛卡尔为近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几何学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人们从为数不多的清楚明白的公理出发，演绎出整个知识体系。公理的明确无误保证了整个体系的正确。因此，对于笛卡尔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找一个像几何公理那样确定的自明的原则，而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人类现有的知识来一次彻底的检验或普遍怀疑。

## 二

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旨是怀疑，怀疑一切。这一哲学所赖以建立的依据，或者说它由以构造的基础，正是这种不同于怀疑论者的批判的怀疑方法。

首先应怀疑的是宗教神学、经院哲学。这种哲学正是当时在学校里被作为正统和合法的理论而教授的。笛卡尔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代进入拉·弗拉施耶稣教会学习拉丁文、古代典籍、哲学、数学、物理学等知识。他天资聪慧，兴趣广泛，求知欲极其强烈，然而却未能在教士所传授的知识里获得他所渴望的确定性，反而引起他对这些书本知识的强烈反感。于是一到成年，他便丢弃书本，外出旅行，决心去读世界“这本大书”，去自己寻找真理了。笛卡尔认为经院哲学矛盾百出、混乱不堪，不能给人以确定、清晰的知识，不能教人以新东西。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哲学方面，我略微研究了逻辑学；在数学方面，我研究解析几何和代数，这三种学术或科学似乎应该是对我的意图做出了某种贡献。然而，对它们细加考察，我便发现，对于逻辑学来说，它的三段论及其大部分理论更是向别人解释人们已知的东西，甚或是不做判断地说一些人们不知道的东西，就像吕勒的艺术，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告知人们。”<sup>①</sup>

其次，“感官知觉并不能给我们以事物的真相，它只能指导人们什么是有益于身心合一的整体和有益于它的。”<sup>②</sup>人的感觉是模糊的，杂乱无章的。如果以为事物的本性就如感觉所呈现给人的，

<sup>①</sup> 《方法论》，加尔尼-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45-46 页。其中吕勒的艺术指黑蒙·吕勒。此人于 1234 年生于玛约克岛。他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机械地组合概念，以解一切可能的问题。这种设想估计可能是现代计算机的最早设想之一，但在当时却被人们，包括笛卡尔认为是荒诞想法。

<sup>②</sup>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59 页。

那就难免受骗。真正说来，“梦中的事物并不比醒时所见事物不确定”。笛卡尔因此论证：睡梦中也可看见事物，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何以见得醒时所感觉到的事物是存在的呢？

第三，公众意见，为社会习俗所认可的意见，更是可怀疑的。这种意见对人的幼年影响尤其大。“很久以来，我即注意到，对于风俗来说，有时需要遵循一些人们知道的很不确定的意见，就好像他们是不容质疑的一样……”<sup>①</sup>

因此，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是可怀疑的。“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sup>②</sup>

笛卡尔还说：“但是，关于我以前接受的一切意见，我只能将他们统统扫去，当我把他们调整到理性水平时，再放上其他更好的，或是相同的意见。”<sup>③</sup>

既然一切都是可怀疑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事物贸然做出判断，就必须首先把判断悬挂起来。这是避免错误的最好办法。“就如我只因为各种事物稍有可疑之点，我就把以前所认为真的事物认为伪的，而加以排斥。总而言之，我如果不能明白地、清晰地存想一事物，则我之不对它构成任何判断，乃是合理的。”<sup>④</sup>黑格尔认为“这是一条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原则”。<sup>⑤</sup>

笛卡尔的怀疑是革命性的，因为它的对象是以往的一切哲学，尤其是得到教会权威确认的理论；

笛卡尔的怀疑是彻底的，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去怀疑各种具体的命题或意见，而是怀疑认识的根源。它要求人们先把判断悬挂起来，以从根子上检验人类理性的状况。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后来康德

<sup>①②</sup> 《方法论》，加尔尼-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59、43 页。

<sup>③</sup>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1 页。

<sup>④</sup> 《沉思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40 页。

<sup>⑤</sup> 《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67 页。

所采用的先验理性批判方法；

最后，笛卡尔的怀疑是不同于怀疑论者的怀疑的。怀疑论者的怀疑是消极的，以怀疑本身为目的，否定一切，拒绝任何确定性的判断。而笛卡尔的怀疑则是积极的，怀疑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不否认判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

这一点笛卡尔自己讲得很明白：“我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他们是为怀疑而怀疑，并总是装出不置可否的样子。而相反我的全部意图只是为了使我自己确定，并丢掉浮土和沙子，以找到岩石或黏土”。<sup>①</sup> 怀疑正是为了不怀疑，是为了达到新的确定，达到新哲学的牢固支点，在横扫一切陈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世界哲学的大厦。

### 三

笛卡尔怀疑一切：宗教神学、感觉、公众意见，直至数学定理及他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却就此论证说：“当我如此认为一切都是虚假的时候，我立即注意到，这个正在这样思想的我却必须是某种东西。”<sup>②</sup> 他还说：“我们在怀疑时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而且在我们依次推论时，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第一种知识。我们既然这样排斥了稍可怀疑的一切事物，甚至想象它们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的确很容易假设，既没有上帝，也没有苍天，也没有物体，也很容易假设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手脚，最后竟没有身体。不过我们在怀疑这些事物的真实性时，我们却不能同样假设我们是不存在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sup>③</sup> “请注意这一真理：我思故我在。它是如此坚

<sup>②</sup> 《方法论》，加尔尼-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55、60 页。

<sup>③</sup>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 页。

定、如此牢靠，以致怀疑论者所有最荒诞的假设都不能动摇它，我认为我可以毫不动摇地把它作为我要寻找的第一哲学原理。”<sup>①</sup>

在笛卡尔看来，能够作为第一哲学原理的命题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清晰明白的，具有数学公理般的确定性，是被一切具有良知的人所承认的；第二，从这一命题出发可以推出别的一切真理。现在，这样的命题通过怀疑找到了，它就是使笛卡尔享有理性主义创始人盛誉的，在 17 世纪开一代哲学新风的最伟大的、最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尔通过这一命题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强调思维的确定性。他已说得很明白，他怀疑一切，但他马上意识到，当怀疑一切时，怀疑本身或思维却是绝对不容质疑的。因此他下结论说，我思维着，所以我存在。我就是思维着的那个东西，思维着的那个东西是我。我即是思维，思维即是我。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这是最基本、最确定的命题。从这一命题出发，可以推断演绎出上帝的存在，推出人的心灵以及物质世界的存在和属性。所有这一整套推论组成了笛卡尔的所谓哲学原理。

#### 四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应当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自己时所能确定的那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谓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或思维。因此思维及理性被笛卡尔认为是人的最本质的属性，“是惟一使人之为入并区别于动物的东西。”<sup>②</sup> 16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热情歌颂并赞扬人。它唤起对人的崇拜，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崇拜，以此来对抗宗教的禁欲主义。它在天堂世界的对立面树立了尘世世界；在神的对立面，树立了人——具有各种自然欲望的人。人

<sup>②</sup> 《方法论》，加尔尼—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60、33 页。

的自然本性被认为是正当的、崇高的和应该满足的。这一运动对于冲破宗教教义的藩篱，对于确立人的崇高地位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标志着人类理性的觉醒，标志着人类精神的注意力开始从来世转向现世，从神转向人，并试图为人本身的自然要求做出证明。笛卡尔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精神和理性倾向，并且进一步确认人的本质正在于他的思维。他的理性，在于他的自我意识。这样，理性就成为人的行动、人的幸福的最根本、最坚实可靠的保证了。

笛卡尔把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本质，否定人的感觉，它同宗教神学的禁欲主义完全不同。它所强调的只是感觉不能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而只能作为自然属性而存在。笛卡尔认为，本质属性只能是为某物所特有的。因此，在笛卡尔看来，能够标明人的存在的，不在于他的感觉，不在于他的自然本性，而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判断能力以及他对于自身的感觉、自身的自然要求的意识。作为人的最后根据是人的思想、人的理性，是人对自身行为所提供的理性证明。也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区分了理性和感性。在笛卡尔那里，人是什么呢？他是有感觉、有理性，有欲望，积极行动的人，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理想化的人。应该说，笛卡尔的理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人类对自身的更深一层认识，是人类精神从宗教神学的枷锁里的更进一步解放，也是人类成熟的标志。

## 五

理性是人人所具有的。《方法论》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健全的理智是世界上为人人所具有的东西。”<sup>①</sup>笛卡尔接着说道：“但这更应该是证明了，判断与区别真假的能力，即正是被人们称之为健全的理智或理性的东西，在所有人那里，都是同等的。”<sup>②</sup>因此，

①② 《方法论》，加尔尼—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3 页。

笛卡尔教导人们要应用自己的理性去寻找真理。他认为那些其中无任何证明、充满许多不同人的各种相异意见的圣书，并不能使人获得真理；而那些闭门做无任何结果思辩的文人亦同样不能接近真理，相反却只能离真理愈来愈远，因为他要费很大的力气和技巧来使那些虚假的推论貌似有理。比起经院哲学的那些胡言乱语，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对事物，对与他相关事物所做的简单推理，更能接近真理。

人人都有判断事物的能力，不必求助于宗教的权威，这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精神独立的要求。就像黑格尔所正确指出的，它与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一致，与基督教新教的内在性原则一致。新教的基本原则是因信称义。它认为僵死的外在性和权威必须抛弃掉，上帝与每个基督徒之间的中介——教会、教士，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真正的信仰存在于人的内在意识，上帝就在人的心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通过自己真诚的信仰而得救。现在笛卡尔也同样要求人们抛弃外在的宗教权威，从自身的思维出发去探索，去发现和确认真理，去独立自由地做出判断。

## 六

“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哲学原理，体现了笛卡尔试图把人的理性从宗教信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由此产生了笛卡尔信仰和理性、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

笛卡尔宣称他的理论为信仰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但从他的具体做法中，我们却看到了他对科学的关心，企图在信仰的一统世界里为理性、为科学划出一块园地。实际上在笛卡尔那里，信仰和理性是两个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平行运转的世界。在他看来，维护信仰权威的最好的做法首先是理性不应冒昧地去解释信仰。笛卡尔认为信仰的对象是一个无限的世界，是无限的上帝。而我们人本身是有限的，以有限去理解甚至决定无限，那正是不可能的和极其荒

谬的。因此，有关信仰的事情对于我们人来说，只能是神秘，就如“下凡投生”，“三位一体”、“目的因”等等都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如果以为人可以了解无限，那就是把人摆在了与上帝同等的地位，与上帝有同等的能力，并且是同上帝共商宏图了。所以，对待有关信仰、神学问题的最明智的态度，就是不要去争论，不要试图以理性来证明，而只要相信它就是了。“上帝所显示的纵然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亦应该完全相信它们”。<sup>①</sup> 这种论证貌似为信仰辩护，实则只不过是暗示信仰经不起理性的检验罢了。它同后来许多先进思想家所说的信仰正在于它的荒谬是异曲同工。

反之，信仰亦不应该干涉自然之光即人的理性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企图从神启中提取有关哲学和科学问题的结论，那也如同以理性去检验信仰一样荒谬。《哲学原理》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表达了笛卡尔的这一想法。“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权力是有限的，却不可以知道他为何使人的自由行动不确定。因为我们如果因不能了解自己明知不可了解的另一种事物，就来怀疑自己所充分意识到的事物和经验到自己所有的事物，那正是荒谬的”。<sup>②</sup> “我们自然应当信从神圣的权威，而舍却我们的知觉，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神圣所显示的事物，则我们应当同意于我们所能明白了解的事物”。<sup>③</sup> 因此，在有限世界里，在人的理智世界里，人的理性成为判断事物的法官，凡清楚明白地被认识到的事物就是真的。在这里，有关无限世界的神启真理就不再适用，理性取代了神性。理性是自由的，它可以转向世界，可以不求助于信仰，不求助于圣书而建立起物理学、形而上学，甚至为人提供一种新的道德观。

## 七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认为思维或理性是宇宙间最为确定的

<sup>②③</sup>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25、38、57 页。

东西。他在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论证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维）比知道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要清楚明白得多。把思维或理性看作是最确定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把它视为世界的第一原则，最终的形而上学根据。笛卡尔通过几何学方法所确立的是人的理性思维原则。这一原则的含义是：一、思维只须从自身出发，从自身获得确定性，它不需要从外在的权威那里获得确定性证明，它是它自身的权威；二、对于思维以外的东西来说，则只能被它清楚明白地思想的才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笛卡尔推崇理性，把思维本身看作是哲学的基础，为哲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因此黑格尔说：“勒内·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说“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sup>①</sup>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问题，笛卡尔的哲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的伟大的思想标志。人类的思维或理性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地宣布为世界的第一原则，世界成了受人的理性支配的世界。自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以人的理性觉醒为标志，以人的理性为法官的新时代。在理性这把无情的尺子面前，以往的一切理论都被认为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因此必须抛弃。这样，在认识论上作为寻求真理钥匙的理性思维原则，在社会意义上就成为批判宗教神学、经院哲学、历史、社会现实的有力的工具了。

“我思故我在”，这里是人的世界，神的启示让位于人的思考。人自己要思考，要说话，要以自己的理性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坚实的证明，要以清楚明白的思维去判断事物，去发现物质世界的真理，为自己谋得幸福。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哲学观。我们有充分根据地说，笛卡尔杰出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扫除经院哲学，为近代社会，为新科学提供总原则的伟大使命。

<sup>①</sup> 《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3页。

## 八

确立了世界的理性原则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即是确立思维的对象——物质世界的存在。

从思维到存在，笛卡尔是如何实现这一过渡的呢？首先，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了理性实体——灵魂，也创造了物质实体。其次，在我们的观念中，有物象的观念。这一观念必须来自我们以外的物象，这就证明了物质世界的存在。“我们而且明白地，清晰地知道有一种具有长宽高的物质……而且我们还似乎明白知道，这个观念之生于我们心中，乃是起因于我们心外存在的一种物象，而且这个观念和那种物象在各方面都相似的。不过就上帝的本性讲，他既然不能欺骗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断言，一定有一种具有长宽高的物质存在，而且它一定具有我们在广延的事物方面所明白见到的一切性质。这个有广延的实体，就是我们所谓物体或物质。”<sup>①</sup> 物质世界是存在的，不过它们并不像感觉所呈现给我们的那样，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感觉确定物质世界的存在，而只能以我们的理性来确定这一点，即“凡我在它们方面所能明白的，清晰地存想到的，那就是说，凡能在纯粹几何的对象中所能理解到的，都真是在我以外存在的。”<sup>②</sup> 笛卡尔认为，物质是独立的实体，是自成系统的世界。全世界只有一种物质，物质的本质特性是广延，物质的运动是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

对于物质世界，笛卡尔使上帝仅仅扮演了一个创造者的角色，一旦角色被创造出来，它便按照其固有的机械规律运转起来。从这一点出发，笛卡尔建立了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一整套关于物质世界的学说。笛卡尔认为宇宙最初只是一片混沌，随后

① 《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58 页。

② 《沉思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57 页。

物质逐渐分化形成了行星、恒星以及各种天体。整个宇宙是一架机器，其中只有机械运动，并无任何超验的原因或目的因。动物和人的身体都是机器。既然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排除了目的因，只认为上帝是它们的生因，那么物质世界对于我们来说，就无任何神秘可言，它就不包含任何不可理解的无限性或神性，就超不出我们的理解，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建立完善的科学并成为自然的主人。笛卡尔表现出了对人的理性，对科学的极大自信，坚信知识的获得和改进能增进人的幸福。他本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强列的求知欲，他几乎研究了当时所能研究的一切学问。

## 九

最后，我们说，笛卡尔的哲学从总的方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在人类意识中的表现，而“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又最集中、最概要地体现了笛卡尔哲学的精髓。这些都应归于笛卡尔，是他的哲学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然而，与此同时，笛卡尔的哲学也继承了经院哲学的某些东西，它仍保持了上帝的存在，保持了上帝的位置。笛卡尔一方面反对宗教神学，为新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反对自由主义者，为上帝的存在，为信仰保留了一席之地。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讲，笛卡尔这样做，有利于国家的巩固、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的繁荣。此外，若单纯从纯思维本身的要求考虑，笛卡尔亦认为必须给无限、给信仰保留地盘，因为理性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过现实在先，行动在先。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人类必须解决最现实的问题。笛卡尔深切地感到，若从神学、经院哲学，从旧有的理论里获取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将是愚蠢的和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信仰世界先搁在一边，为现实世界提供新的形而上学根据，提供新的基础。这样就产生了笛卡尔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论，

精神和物质的二元论。笛卡尔的哲学之所以震撼世界，正在于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满足了社会进步的要求。这也正是他的二元论的进步意义之所在。

笛卡尔哲学最为困难的问题，是马勒布朗士和斯宾诺莎以及后世哲学家费尽心思考虑的问题，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关系问题。从原则上讲，精神与物质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两个彼此独立、互不影响、各自遵循一套不同规律的实体。这是两个平行运转的世界，互不相干。既然如此，精神何以能达到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物质又何以影响精神世界呢？笛卡尔在此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一方面觉得有必要确立人的理性的地位，把哲学与科学同神学分开，但另一方面却无时无刻不试图把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科学地调和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形而上学。他于是以上帝作为最真实意义上的实体来协调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关系，以上帝作为人类认识的保证。人在上帝那里神秘地克服了认识与存在的障碍，实现了沟通。笛卡尔哲学的全部困难正是产生于这种既把世界分为二元，又同时试图把他们统一起来的努力。所以笛卡尔的著作有时显得含混、矛盾，表现出这种努力的不协调性。

我们说，笛卡尔哲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的二元论，它的保守性亦体现在二元论中。但试问这样一种哲学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呢？如果把一个体系做成彻底的，是否会显得过于专制、过于严厉，而不近人情呢？总而言之，是否应该给精神和物质以同样的自由呢？

####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2. 笛卡尔著《沉思集》，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3. 笛卡尔著《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
4. 笛卡尔著《方法论》，法文版，加尔尼一弗拉马黑勇出版社 1966 年版。

## 中世纪阿拉伯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

杨言洪

**【内容摘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及罗马文化并称为古代四大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世纪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人类文化传承与东西方文化交融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贡献

当代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而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sup>①</sup>

阿拉伯文化是中世纪阿拉伯帝国各族人民在吸收融合东西方古

季羨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转引自孙承熙《伊斯兰文化史纲》，昆仑出版社 2001 年版。

典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具有伊斯兰特点的新文化。因其广泛使用阿拉伯语创作，同时具有鲜明的伊斯兰色彩，故又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它与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及罗马文化并称为古代四大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一、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形成于伍麦叶王朝（661—750），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发展到极盛。

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8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对外征服，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出现在世界版图上。帝国实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各项政策，对新征服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帝国新征服的广大地区，如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北印度等都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历史遗产。这些地区多样性的文化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赖以发展的基础。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的经商交往与文化交流日益增加，伊斯兰教遂由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它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开始传入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政治结构、经济形态、文化风尚、道德伦理、生活习俗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哈里发从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发展的需要考虑，将发展文化事业作为重要国策之一。他们遵照先知穆罕默德关于“求学乃男女穆民之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的遗训，投入大量资金在首都和各主要城市修建清真寺、学校、图书馆、天文

台，设立翻译机构，并以重金搜集珍本书籍以供收藏和研究。哈里发广招天下学者，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对于卓有贡献的学者奖以重金，并委以重任。从而使来自各地的大批学者汇聚当时帝国的文化中心巴格达从事翻译、著述和研究，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阿拉伯学者在伍麦叶王朝便开始从古叙利亚语翻译史学、医学和文学的典籍。8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是阿拔斯王朝的前期，也是帝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大规模的扩张战争停止，国内外出现了一个相对的和平时期，人民得到了暂时的休养生息，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文化生活空前活跃。哈里发大力倡导和支持翻译活动，搜集和研究古典文化遗产，在阿拉伯历史上出现了“百年翻译运动”(750—850)。哈里发马蒙于830年在首都巴格达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馆”，来自各地的著名学者、翻译家将100多种古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古典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并做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释和著述。他们在翻译吸收古典文化的同时，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大大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研究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文化传承方面所具有的几大特点：

1. 承上启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吸收和继承了古代东西方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把东方科学注重经验描述和古希腊文化注重逻辑推理的不同传统有机结合，成为中世纪古典科学的集大成者。具体言之，它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固有的文化，如阿拉伯语语言文字、诗歌、谚语、故事传说、星象、音乐等，并将其不断发扬光大。弘扬了古埃及文化、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优秀遗产，吸收了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古罗马的政治和法律、古代波斯的历史和文学艺术以及古代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宗教哲学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并在文化的传承